



【洛阳卷】

MEIREN  
MOTIV

柳暗花溟 著

# 美人谋律

北方文艺出版社

【洛阳卷】  
MOON  
ATMOSPHERE  
美人谋律

柳暗花溟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人谋律. 洛阳卷 : 全2册 / 柳暗花溟著. — 哈尔滨 :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7-5317-3301-0

I. ①美… II. ①柳…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19134号

## 美人谋律. 洛阳卷 (全二册)

---

策 划 / 北京记忆坊文化  
作 者 / 柳暗花溟  
责任编辑 / 王金秋 牟国煜  
特约编辑 / 张才曰  
封面绘图 / 画 措  
书名撰写 / 沈 志  
封面设计 / 80零·小贾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D栋526室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80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670×970 1/16  
印 张 / 38  
字 数 / 750千  
版 次 / 2014年7月第1版  
印 次 / 2014年7月河北第1次印刷  
定 价 / 59.80元 (全二册)  
书 号 / ISBN 978-7-5317-3301-0

# 目录

- 001 / 第一章
- 030 / 第二章
- 054 / 第三章
- 074 / 第四章
- 098 / 第五章
- 124 / 第六章
- 148 / 第七章
- 169 / 第八章
- 191 / 第九章
- 220 / 第十章
- 240 / 第十一章
- 269 / 第十二章
- 285 / 第十三章



## 第一章

第二天，春茶蘼让过儿和小琴留在房间里，不要出去乱跑。当然，主要防的是小琴，过儿只是起个监视的作用。而后她和春大山把这个不大的坊市逛遍了，找了很多人打听当天那起梦魇的投水事件。

春大山穿的是军装，问事情倒是很方便。这个年代，普通的百姓，特别是做生意的，对穿制服的都有天生的敬畏，轻易不会招惹。虽然春大山并不是差役，却还是竹筒倒豆子，有什么说什么。虽然提问的是一个男装的小姑娘，问的问题还特别古怪刁钻，都是特别细微的地方，大家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何况，这两个人长得都好看，天生给人好感呢。

“茶蘼，你为什么调查这些，徐家不是不让咱们管吗？”春大山不明白，“还很厌烦咱们，恨不得赶咱们快走似的。”

“就只是好奇。”春茶蘼没有说出自己的预感，“有了奇怪的事，女儿就想把它弄明白，找出真相，好像做游戏。爹就当宠宠女儿，陪女儿浪费了一天时间嘛。”她撒娇。

春大山对她的撒娇大法最没有抵抗力，责怪了她两句胡闹，也就不再追问了。但是，见女儿沿着当初投湖人所住的如意邸舍到湖边的那段路来回走了好几遍，又在湖边站了好久，还是觉得讶异，知道女儿这么做目的并不简单，并不是为了玩。

回到范阳县后，他们先是绕到镇上，把小琴安顿在一家安静又安全的邸舍里，又嘱咐她不要出去乱走，然后才往家里赶。到家时已是黄昏，在家门口和正从衙门

回来的春青阳撞了个对头。小小别离几日，一家子见到，自然又是一番欢喜。

徐氏和小琴都不在，春茶蘼不必提防什么，和祖父、父亲热热闹闹地吃了晚饭后，就把整件事情说了一遍，还说了不能把小琴留在徐家，也不能留在自家的理由。

“你做得对。”春青阳想想就后怕。若不是孙女考虑周全，万一小琴算计了自己的儿子可怎么办？哪有女人这样无耻的，侍候了一个男人，回头又去勾搭这男人的女婿。如果成事，简直算是灭人伦，那自己的儿子这辈子都抬不起头了。

“我就知道亲家老太太不会让春家插手这件事的，结果真是白跑了一趟。不过……”春青阳继续说，“王婆子那边，倒还真出了点事。”

“什么事？”春茶蘼抓住春青阳的手臂急问。

“我不是和洪班头轮流盯着那婆子吗？”春青阳拍拍孙女的手，让她少安毋躁，“那婆子是认识我的，却不认识老洪。偏那天她鬼鬼祟祟的不知要出门打探什么消息时，直接撞上了洪班头。当时老洪穿的是差衣，没来得及回家换，那婆子做贼心虚，以为老洪是来抓她问话的。结果没等审，她就说了一堆奇怪的事。”

“与范建的失踪有关？”春茶蘼直呼其名。

春青阳点了点头，把事情细致地说了一遍。春茶蘼听了之后，立即要求第二天见一下王婆子，“我要听她亲自说。”

“有必要吗？”春大山疑惑。

“太有必要了。”春茶蘼有点兴奋，因为王婆子所供述的事与她的推测不谋而合，“我听说过一句话，叫魔鬼藏身于细节之中。越是细微处，越容易发现致命的漏洞。王婆子的话，经过洪班头和祖父，已经转了两遍，哪有她亲自说得清楚？还有很多关键处，要再深挖着问呢。”

“你这孩子，听到这些龌龊事，这么开心干什么？”春青阳无奈地道。

“祖父，这世上哪有龌龊的事，只有龌龊的人呢。”春茶蘼若有所思。

尽管春青阳不太赞成，可转天还是安排了孙女和王婆子见面。当然，他不放心，亲自在一边盯着。这时候王婆子已经没有了顾虑，反正早都说了，也不怕再说几遍。只是她在叙述的时候，总被春茶蘼不断打断，还反复地问一些问题，足足耗了两三个时辰，才放她走，还告诉她：“你不必想着逃跑了，范阳县衙已经和涑水县衙通了气，这时候再走，可是有大罪过的。不仅你，你儿子孙子都要倒霉。所以，若有人来问你什么，你照实了说就是。至少，能把你摘出来。我这是好话，听不听在你。”

两边县衙通气什么的，是她胡诌出来的，但如果范徐两家打官司，王婆子这个证人是很有用的。假如有状师发现这里的弯弯绕的话，她也算暗中帮了一把手。当然，她也不必找人再盯着王婆子了。

春青阳和春大山父子对她的这种作为也完全闹不明白，但因为全心信任，倒也没多问。接着，春茶蘼又拉着春大山去找韩无畏。

因为还没出正月，韩无畏住在镇上自己的房子里，并不在军营，春茶蘼想找他，倒也方便得很。但康正源在春茶蘼去徐家时，已经动身回京了，托韩无畏给春茶蘼留了礼物，仍然是几块皮子。

“小正说，看你似乎很怕冷。这是他北巡时，当地的官员孝敬的。他带回去嫌麻烦，又不是什么特别贵重的东西，就请你收下，算是谢谢你帮他。”韩无畏说。

“那就却之不恭了。”春茶蘼大大方方地收下，并没有扭捏。

日子还长，这份心意她记下，有机会她一定会还的。

“还要麻烦韩大人一点事。”她接着说，“也算跟我们家有点关联，所以是私事，倒有点不好意思跟韩大人开口。”

“你为什么和我倒客气了？”韩无畏看了看坐在一边沉默着的春大山，语气中有点幽怨。

春茶蘼假装没听出来，正色道：“因为要跟韩大人借几个人，似乎有点过分。”

“不过分，不过分。”韩无畏摆摆手，“只是你要告诉我，要做什么？”

“徐家那边的官司，想必韩大人知道了。”春茶蘼开门见山道，“可惜，徐家老太太并不用我做状师，但毕竟事关两家，需要随时关注。只是范阳和涑水离得远，怕消息传递不及时……”

“哦，传信儿啊，这个不难。”韩无畏痛快地应下，“既然是私事，我也不会动用军府的力量，我的贴身护卫就做得来。两县之间，一来一往要三天，但单人单骑，快马加鞭，一天一夜就可以来回。我派几个人，轮流跑这趟路，包管头天早上的信儿，你第二天早上就知道了。”

“谢谢韩大人。”春茶蘼高兴地说，心想真是朝中有人好做官哪，若非如此，消息闭塞，她就算再有本事，也没办法施展。

“能问一下您有多少贴身侍卫不？”她想了想，又说。

“茶蘼！”春大山皱眉，提醒女儿要注意分寸。

春茶蘼何尝不知道自己要求太多，但她确实缺少人手，不禁就有点尴尬。倒是韩无畏笑着解围道：“放心吧，不多不少，你用的话，刚刚就够了。”

“我是想，再拜托韩大人帮我盯着一个人。”春茶蘼是真有些不好意思了。康正源只是送东西，她以后有能力时还礼就行。可韩无畏搭的是人情，她不知道将来拿什么还。

“盯谁？尽管说吧。”

“我父亲和祖父，都与那个人认识，所以他们不能露面。再找别人，一来怕没有能耐，显了形迹，打草惊蛇。二来，一般人我也不信任。所以，只好跟韩大人开口。”

韩无畏一听这话音儿，是拿他当自己人的意思，立即高兴地点头道：“到底要

盯着谁？”

“我家的婢女，小琴。”春茶蘼拿出一张纸条，“她就住在这间邸舍，上面还有房号。不用对她做什么，只看她每天做什么就行，事无巨细，都要留神。特别是她拜访的以及拜访她的人。”

出了韩府，春大山才好奇地问：“小琴的事不是说清楚了，还盯着她干什么？”

春茶蘼一脸高深莫测地道：“天机不可泄露。到真相大白时，您自然就明白了。我现在告诉您，您印象不深刻。”说完，笑着跑掉了，把春大山闹得哭笑不得。

事实上，她是不能确定答案，所以才不说。她有推测，但需要证据来证明。

接下来，她就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和过儿研发新菜式。

与此同时，除了小琴那边的消息每日必报外，涑水县的新闻也不间断地传了过来。先是涑水县衙终于受理了范家的诉状，按照律法规定把双方当事人先散禁起来，也就是暂时收押，但关在条件比较好的牢房里。徐家的被告人当然是家主老徐氏，范家作为上告者的，却并不是范百，而是范建的娘，范老太太。

论理说，就算范建是入赘的，范老太太也算老徐氏的婆婆。可老徐氏哪里是个服软的，于是两个多嘴又尖刻的女人隔栏而居，从进去就一直吵嘴，把牢里的耗子都烦得绝迹了。

接着，听说范、徐两家都请了状师。范家请的是当地状师，姓梅，秀才功名，与人为讼二十年，可谓经验丰富。徐家是从幽州城重金聘请的吴状师，据闻是从长安回来的，曾经名动京城。涑水县的单县令已经发告，要在正月填仓二十五这天，开晚衙审理。

春茶蘼听到这个消息，立即跟祖父和父亲商量，要去看审。

“不必了吧？你在家听消息就是了。”春青阳不同意，“来回奔波的辛苦不算，既然徐家不想让咱们春家插手，你何必非得露面呢，回头又让人不待见你。”

“祖父，我怕这事会生变哪。”春茶蘼道，“有时候在案子的关键时刻，就得速战速决，迟则生变。这事，如果我能帮上忙，就算徐家不给我银子，不愿意我插手，我也不能看着。不为了别的，总不能她们陷泥里，到头来把咱们春家也拉上。再者说了，以后我若想做状师，可不得看看人家真正的状师是怎么做的。咱们县那个孙秀才，根本不够我瞧两眼的。”

她就是要当老徐氏心中的刺，扎得越深，徐家就越会急着放开春家。

春青阳虽然模糊地答应了孙女做状师，但其实心里是不愿意的，总想着孙女也许就是三分钟热度，过去就算，这时候当然不想让她还去观摩。春大山和父亲态度一致，春茶蘼鼓动三寸不烂之舌，好说歹说，才让这父子二人勉强点了头，还弄了约法三章出来。

一，不得单独行动，不能自作主张。二，不能往前凑合，远远看着就行。三，



若有不妥当的地方，立即就走，不得有误。

哄完父亲和祖父，春茶蘼又借去镇上买东西的机会，再见了一次韩无畏，告诉他不用再派人打探涑水那边的消息了，只需派给她两个人，帮她传口信即可。

“听到我的消息，韩大人直接把人抓起来，押送过去就是。”春茶蘼道。

“你这个坏丫头。”韩无畏哈哈大笑，“都已经摸到底了，却还吊着。”

“那当然了。”春茶蘼皱了皱鼻子，“人家看不起我，我还巴巴地赶上去吗？再说，我还没看过两名状师当堂对推呢，实在是好奇。”

“你不是和孙秀才对推过？”韩无畏道，略略偏过去点脸。她那皱鼻子的样子真可爱啊，可却让他有点不自在。

春茶蘼却暗中滴了两滴汗，心想，这词儿虽是指当堂诉辩，互相拿出有利的证据，驳倒对方、互相质问，可若细想，推倒却是另有深意。就算她想推，也绝不能是孙秀才那个窝囊废，韩无畏嘛……模样上倒还将就。

正想着，恰逢韩无畏回头。于是他就恰巧看到春茶蘼鬼鬼祟祟地瞄了他几眼，不禁莫名其妙道：“怎么啦？”

“没什么。”春茶蘼连忙摆手，“我的意思是说，我没看到过别人对推，不包括我自己。总之，请韩大人一定帮这个忙。”

“帮忙没关系，回头怎么谢我？”韩无畏目光闪闪地问。

“韩大人说。”

“我心里有谱，必不是让你为难的。”韩无畏笑笑，“等你这次如了愿再说吧。”

春茶蘼忽然有被算计的感觉，但形势比人强，她也只好点头答应。至于是否一诺千金……要看情况。

都是司法系统的人，春青阳就托了人情，令春茶蘼在涑水县的公堂附近也可以任意走动，就为了能让孙女不和普通百姓拥在一起看审。在他看来，孙女金贵得很，怎么能在人群中挤来挤去？之后他还嘱咐春大山，不要惊动徐家，既然要看审，就只单纯地看审好了。

徐家是涑水富户，老徐氏的强势霸道也很有名，所以当范建失踪，范家又把这件事往大里闹出来，就成了轰动性的案件。全镇的人都各有猜测，但大部分认为范建被老徐氏毒害了。而这种所谓的豪门秘辛，正是老百姓最津津乐道的事，也是最佳的民间全体性娱乐。于是开审那天，尽管单县令紧急限制了人数，仍然有很多人堵在门口等着老爷升堂。

春茶蘼、春大山、过儿，以及韩无畏派来的两个护卫，就在公堂的左侧门。这里有看审的最佳视线和角度，能把堂上堂下都看得清楚，还很清静隐蔽。而涑水县

的衙役得了托付，又见春大山和两名护卫穿着军装，态度就变得非常好，还搬了条凳来，让他们坐着看审，和县官及堂上小吏差不多同样待遇了。

至于双方的证人等，就候在公堂的右侧门处，方便县官大人传唤。若有临时证人，到时候再请差役速度提人即可。右侧门处还安装了一扇偏门，关得紧紧的，是为了防止证人听到堂上的情况，继而影响到证词而设。这一点，涑水县比范阳县要科学。

春茶蘼通过公堂后方的夹道，偷偷转到右侧门处看了看，发现了几张熟悉的面孔，心中大致有了数，就又悄悄转了回来，谁也没惊动，就躲在左侧门的阴影处，观察等在堂下的双方当事人和她们自请的状师。

原告范家是由范家老太太出面，被告徐家没得选，因为人家告的就是老徐氏，她不得不亲自上堂。两人都衣着华丽，头发梳得整齐，发间攀比似的插金戴银，显然都好好修饰过一番。不过范老太太一脸冷笑，很占理儿的模样，而老徐氏则是一脸不屑和屈辱。这二人，没有一个衣着朴素、态度恭谨的，极不容易令人产生好感。

她们哪里懂得，上堂时的衣着和态度都非常重要。要给判官和民众留个好印象，要争取很重要的同情分。那样做，对自己的利处虽然看不见，却是实实在在的能感受到的。当然，获得同情分是要大方得体，认真诚恳，而不是哭哭啼啼地装可怜。春茶蘼最恨在公堂上表演哽咽、哭泣、晕厥的当事人，因为公堂是十分庄严的地方。

再看范家请的梅状师，年过半百，鬓发略略染霜，身上着棕色圆领窄袖的袍子，戴黑色幞头，穿黑色软底的靴子，神态温和，衣着斯文中带着体面，若是不注意他那并不浑浊，反而精光四射的眼神，就像个好好先生那般。

徐家请的吴状师才三十出头，是从幽州城重金聘请的，往远处说是从长安镀金归来的。和徐家人一样，很是傲慢高调，总透着点高人一等的意气，浑身散发着强大的自信感。他穿得可比梅状师洋气多了，松柏绿的翻领大袍，同色的幞头，黑色小皮子的六合靴。

所谓翻领，就是袍子前面的一层襟自然松开垂下，形成一个翻过来的样子，样式接近胡服，是一种近年来流行的，比较潇洒的穿法。可是，幞头他为什么选绿色的？太违和了。

“茶蘼，你看哪边强？”到了这儿，连春大山也八卦起来，也是有点担心。不管怎么厌恶徐家，到底也不想徐家一败涂地。再说，那范家也不是什么好鸟。

“我去那边看了证人，徐家请的吴状师事先调查得仔细，搞不好会先声夺人。”春茶蘼认真地想了想说，“但范家请的梅状师不急不躁，胸有成竹的样子，只怕也不好对付。如果非要我品个高下，我觉得后发力的梅状师似乎更强些。吴状师嘛，锋芒毕露了点。”

“嗯嗯，太扎眼了不好。”过儿一脸深以为然的表情，附和道。

她那一本正经的样子把春茶蘼逗笑了，少不得额头上挨了一记轻轻的毛栗子。接着，春茶蘼就笑道：“锋芒毕露也不是不好，但也得看具体情况。有的案子上来就要猛，打乱对方的部署，有的案子却要稳住了。因案而异，哪能一味逞强或者示弱呢？就徐范两家的案子来看，双方都有隐瞒，双方也都有企图，理不直，气不壮，先出头的当然成靶子了。”说白了，两边没一个好东西，调动不起看审者和主审官的情绪、心意和倾向性，这时候还咄咄逼人，不是自个儿找打吗？

正说着，鼓梆响了三遍，单县令上堂了。

他是个四十岁上下的中年男子，相貌斯文，比范阳县的张宏图显得精明干练些。在公座后安坐好后，照例是问堂下何人，所为何事。老徐氏和范家老太太并不开口，而是由双方状师作答。

接下来，直接进入对推阶段，由原告状师，也就是梅状师先开始。

梅状师上前，慢条斯理地说：“学生代表范家，要说的话，都已经呈在了状纸中。总的说来，就是原告范氏之次子范建，于二十二年前以秀才之身入赘徐家。徐家当日承诺善待，可庆平十六年初六，距今不足二十日，范建突然无故失踪，至今生死未卜。范家找徐家理论，被告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又拒不交人。范家只怕其子凶多吉少，早遭了恶妇之毒手，故而上告到衙门，请县官老爷明断。给死者昭雪，为生者平冤！”

好嘛，事情还没掰扯清楚呢，先给老徐氏扣了好大顶帽子。春茶蘼想着，一脸津津有味地跷着二郎腿，托着下巴看审，那一脸的喜悦，就跟看了自个儿最爱的戏文似的，就差给她手里放点瓜子糖果，再送上茶水了。

春大山和过儿分坐春茶蘼左右两侧，一家三口共用一个条凳。春茶蘼如此表现，过儿倒没如何，春大山却无奈之极。自家的女儿，那么娇柔甜美的小姑娘，怎么就不爱诗词歌赋，不爱刺绣女红，不爱花朵香粉，不爱首饰衣物，偏偏一听破案审案，哪儿有杀人放火，哪有逼良为娼，哪有为非作歹，哪有偷盗欺诈，就那么感兴趣呢？他和白氏，是怎么生出这种性格的女儿的啊？若白氏还在，他还有个商量的，现在他又当爹又当娘，可让他把女儿怎么办呢？

想着，他就轻轻一推春茶蘼的膝盖，递了个恼火的神色过去。让她规规矩矩地坐好，装出大家闺秀的端庄态度来。不得不说，女儿装文雅很是有能力，再加上女儿长得还不错，只要别摆出那痞里痞气的样子让人瞧见就好。过两年，她岁数大点，兴许会好点？女儿变成这样很突然，以后再有什么变化，他实在拿不准。唉，愁死人了。好在那两个护卫正襟危坐在他们之后的条凳上，并看不清春茶蘼那笑眯眯的神色。

“被告可有什么话辩解？”堂上，单县令问。

吴状师哈哈大笑道：“大人明鉴，这本就是诬告，何须辩解，分明就是常识。范

建是一个大活人，还是有功名的，可见脑子也没问题。虽然是入赘，到底是男人，他去了哪里，他的妻子徐氏还整天盯着不成？再者，他失踪，最急的应该是徐氏，范家怎么就上蹿下跳起来？范建突然不见，焉知不是他卷银私逃，或者携女私奔呢？徐氏还没有找范家理论，范家怎么有脸来告徐氏！可笑啊可笑，太可笑了。哈哈。”

春茶蘼也笑了，还不忘记低声给春大山和过儿讲解：“没想到吴状师是这个表演路数，倒有点门道。可惜啊，他太造作了，不是骨子里的疏狂肆意与自信，就显得干巴巴的。换句话说，他就是个纸老虎，一戳就倒。三板斧过后，就会没招儿的。”学古人的疏狂风采，可人家是肚子里有墨水，吴状师呢，典型肚子里无本事嘛。于是，这番潇洒豪迈，反倒显得心虚。因为公堂上不讲风采，只讲理法。

“快看，单大人皱眉了，显然很反感他这种游戏公堂的不庄重态度。”过儿眼尖，又很是能举一反三，立即看出不妥当处。

“可不，看审的百姓也很莫名其妙的样子，似乎没听懂他说的是什么。”春大山也道，随后又发愁，“徐家总是这样，喜欢华而不实的东西。茶蘼说得对，这状师请错了，不如姓梅的。”

“卷银私逃，携女私奔，可有证据？”梅状师果然开口反击，却仍然不急不躁地缓声说，“那范建就算入赘，也是范家所出之人。范建每年过年期间，都会回家探望老母，今年久等不来，范氏着急，也是人之常情，也值得吴状师怀疑吗？难道入赘之婿就不算人？或者徐家还真就拿赘婿不当人。”说到这里，梅状师顿了顿道，“徐氏是如何对待自己夫君的，倒是有几个证人可以说明。”

“看到了吧？只一招，就把徐家拉到不利的位置了。”春茶蘼继续解说。

再看堂上，足有四五个徐府的仆人出来做证。这些人大约全不是家生的，甚至是签了活契的，加上范家不知许了什么天大的好处，反正把老徐氏平时不尊敬夫君，克扣吃用银子，动辄辱骂，还有一次家暴，当然是女方殴打男方的事都抖落了出来。竟然，还请了当日给范建看伤的大夫出来做证。

看审的百姓哗然，听说过凶悍的婆娘，却没见过这么不讲理的，一时议论纷纷，舆论慢慢向范家倒了过来。再看老徐氏，脸色极其精彩，因为这个案子最后就算判她无罪，她的名声也毁尽了，徐家的家丑就这么扬了出来，她以后在涑水县怎么抬得起头来？

春茶蘼在一边听着，只感觉范家要的就是徐家败落，这和他们之前表现出的要人和银子的态度很是相违。她之前推测出一个答案，这下子正好从侧面论证了她的猜测。不过，这也说明老徐氏太不厚道，太不会做人，得把人逼成什么样，才会有这样的反击？

而范家老太太，竟然当堂儿啊肉啊地痛哭起来，好像笃定她儿子已经死透了似的。旁人瞧着倒还好，春茶蘼却暗中挑了挑眉。公座之上的单县令也头疼地喝止，

把惊堂木拍得啪啪响。

老徐氏请的吴状师简直气坏了，借着堂上肃静的片刻，一直冲到公堂当中，高喝道：“就算徐氏与范建的夫妻相处之道与众不同，那也不是指责徐氏杀人的理由。正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夫妻不和，难道只是徐氏一人的过错？”他年轻力壮，嗓门又洪亮，一时还真把沸沸扬扬的群情压了下去。

春茶靡乐了，“这吴状师要是去唱戏，肯定能成名的。嗓音又高又亮，表情丰富，唱念做打俱佳啊。”

“扑哧”一声，后面两个坐得很端正的护卫都忍不住笑了。

春大山瞪了女儿一眼，但没什么威胁力，怎么看怎么像宠溺。他指了指堂上，提醒女儿好好看审，别这么多废话。

“想那范建是身有功名的人，可是却抛下圣人教化，贪恋富贵虚荣，在并无他人逼迫，家有高堂父母的情况下，自愿到徐家人赘为婿，这样的人，可称得上男人的骨气，称得上人品优秀？”吴状师接着大声道，“既然人品这么差，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范家有证人，学生这边也有！”

徐家的证人是账房，还有几处铺子的掌柜，最后是几名婢女。这些人一来证实范建及范家人经常会到“自家”铺子里白吃白拿，二来证实范建通过一些小手段，贪污了账上的几千两银子之多，三来……那些婢女证明范建是斯文败类，在家经常调戏丫鬟，花言巧语地说要收她们进房，将来一起远走高飞等等。当然，这些婢女全是人品清白正直的好姑娘，正色拒绝了范建的无耻要求。

听到这儿，春大山露出差惭的神色，忍不住叹道：“亲莫若父子，近不过夫妻。彼此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为了一桩案子，就把脸撕破了，互相揭短，有什么意思！”

春茶靡没说话，只牵住父亲的衣袖，算作安慰。父亲不明白，这世上确实有正直善良的逻辑，可也有自私自利的逻辑。那是普通的好人无法理解的，因为有的人永远不懂为他人着想的美德。

不过，当又听堂上有人说起，范建最终勾搭上了女儿的陪嫁丫鬟时，春大山坐不住了。

勾搭别人就算了，所谓的陪嫁丫鬟不就是小琴？都跟着徐氏嫁到春家了，又和原家的老太爷有了首尾，说出去会带累了春家的家风，更带累了女儿的名声！关键是，这不是诬告，前几天小琴已经承认了事实！当初以为这事捂着，过了风头把小琴扔回徐家就好，现在让人捅了出来，难道春家真要被徐家害死才算？这一刻，他无比痛恨自己几年前没忍住，招了祸害回来。

“小琴何在？”单县令问。

“与徐氏之女一起嫁往范阳，如今并不在涑水县。”吴状师答。

单县令还在沉吟有没有把小琴带到的必要，因为涉及到其他县，公务来往是有规矩，有一套繁杂程序的，实在是很麻烦。春大山这边却已经腾地站起来，很是焦急，生怕万一扯到春家，扯到女儿身上。

“爹别急，梅状师没那么笨呢。”春茶蘼又拉父亲坐下，见她神色平静，好歹安抚了下春大山突然暴躁的情绪。

果然，单县令还没做出决定，梅状师已经上前道：“大人，对方状师顾左右而言他，已经偏离本案的宗旨。我们告的是徐氏对范建的失踪负有责任，甚至，可以推想范建是不是遭了毒手，而不是两口子过日子时那点子钱财，那点子花花肠子。一个泥腿子从田地里多刨出点粮食来，还惦记着纳妾，何况这种大户人家？男人三妻四妾很正常吧？就算范建是赘婿，可是说起来，徐氏招其入赘，就是为了徐家的香火，但二人成亲二十余年，却只有一女，还远嫁了范阳县。照理，徐氏早应该为夫纳妾，延续子嗣，好接管徐家。当然了，妒妇之行之思，常人难以揣度，只能以事实和证据说话了。”

这招好，转移视线，不纠缠范建的桃色和金钱问题，不让不利之处落在范建的身上，继而牵连到范家。春茶蘼暗暗挑了挑大拇指，这才知道状师也不都是范阳县的孙秀才那样的。

单县令闻言也很高兴，因为这样一来，倒省了他不少事。更不用说春大山抹抹额头上的冷汗，把好悬没蹦出来的心又安放在胸腔之中。而堂下，看审的百姓听到妒妇什么的，也不禁都低声笑起来。府里的老爷收拢丫鬟，虽有丑闻的味道，也很有意思，不过在大户人家却也是稀松平常的事，倒是妒妇杀夫，显然更有趣味性啊。

老徐氏脸色铁青，只觉得从来没这么丢脸过。不过她不检讨自己平时行为失德，关键时刻决定失误，反而怪吴状师没本事，也忘记她没有听从春茶蘼的劝告，对状师没有完全说实话。

“说到证据和事实……”吴状师又冷笑了起来，“学生倒有疑问。”

“是什么呢？不如说来听听？”梅状师态度温和地微笑道，不像是在堂上针锋相对，而像是两个朋友闲聊似的。

吴状师明显看不上梅状师的手段，哼着骂了句“惺惺作态”，之后面向单县令说：“请问大人，若某人自寻死路，他的妻为着他的名声而隐瞒其死讯，可有罪过？”

单县令摇了摇头，“应判无罪。只是，令其夫尸骨不能入土为安，只怕也是不妥当的。”

“若是寻不到尸骨呢？”吴状师又问。

“吴状师，你有什么话不如直说。”单县令还没说话，梅状师就在旁边激了一句。

春茶蘼见此，登时心中雪亮，不禁为吴状师感叹。

他是要跳进人家的陷阱了啊，他以为查到了什么真相，但很可能，那是人家故意让他知道的，只为最后关键处驳得他哑口无言，无法翻盘。这一招欲擒故纵玩得帅，看来老徐氏告诉了吴状师一部分事实，却没有说全面，结果让对方有了可乘之机。

只是若她上堂的话……她露出自信的微笑，看到吴状师向单县令深鞠一躬，面露怆然道：“学生代被告徐氏，请单大人垂怜。念其一片爱夫之心，所以前面有所隐瞒。”

堂上堂下，嗡声一片，都被突然出现的新情况惊到了。

隐瞒了什么？是不是有更大的丑闻或者秘闻？太有意思了啊，涑水人民就缺乏这种比看戏还要精彩百倍的故事啊，徐范两家贡献大啊。

“肃静！肃静！”单县令不得不再次狂拍惊堂木以维持公堂秩序。

当看审民众略安静后，他对吴状师不耐烦地道：“有什么赶紧说，别卖关子了。”

吴状师看了一眼老徐氏，才慢慢地道：“范建，已死！”

轰的一声，人群再度炸开，犹如投入了重磅炸弹。就连在侧门看审的春大山、过儿和两名护卫，都忍不住惊讶出声。而他们发出的声音，居然没有任何人注意到，完全淹没在公堂之下的震惊情绪里。

范家起诉的就是范建遭杀害，而且将杀人者直指老徐氏。刚才堂上辩了半天，不就是说两人夫妻关系不好，老徐氏凶悍，还有暴力史，而范建手脚和下半身都不太干净吗？可吴状师是徐家的人哪，怎么能自己承认？照理，不是应该梅状师提出吗？退一步讲，纵然大家都觉得范建失踪那么久，有可能是死了，可现在直接揭出答案，还是很让人接受不了。

但春茶蘼并不惊讶，她紧紧盯着梅状师和范老太太，见他们都低头垂目，明显知道会有这么一出，根本不慌乱，可见她猜的全中，这是范家要下套了。

“到底怎么回事？讲！”听说出了命案，一直温文尔雅的单县令也急了。

吴状师清了清嗓子，大声道：“大人，你可听说过，前些日子在范阳县与涑水县交界的坊市出了件奇怪的事？”

他这一说，人群就又议论了起来。因为大部分人都迷信，那件事又涉及女鬼什么的，所以越传越邪乎，算得上尽人皆知，而且人人尽信。

单县令当然也不例外，于是就点点头道：“那件事与本案有什么关系吗？”

吴状师点头，“死者正是范建！”

“你如何得知？”单县令也顾不得群情激昂，紧接着问，“虽说那块地方的管辖权模糊，但本官恪尽职守，还是派人去调查过，也打捞过尸体，却一直没有下落。”

“大人爱民如子，是地方之福。”吴状师拍马屁道，“但投湖之案在先，失踪之案在后。两个案子没有关联起来，自然不知道出事的是同一个人。”

“你是如何把两个案子想到一处的？”单县令问，神情有点不悦。

一个不明身份的人怪异死亡，一个有名有姓的人离奇失踪，两个人的行动轨迹都曾到过那间坊市，很容易就会令人把两件事联系起来。只是坊市之地管辖权不明，县衙的人不过做做样子去调查，哪能认真执行公务？若有好处还可说，摆明是件麻烦事，谁爱沾惹才怪，自然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走个过场就算了。

但吴状师这么想，却不敢这么说，只道：“可能是老天不愿人间蒙冤，天示于我。也不知怎么回事，我灵机一动，就有了这样的想法。”

单县令听他这么说，神色缓和多了。

一边的春茶糜差点笑场，暗道老天爷多可怜哪，但凡有解释不清的事，甭管好坏，都推在他老人家的头上，偏偏大家还真信。她不由想起在书本上看到一个典故：在某个案件中，双方各执一词，审案的官员无法判定真伪，干脆交给神灵处理，让双方在河前起誓，然后交给河神来判断。怎么判断呢？把两人绑起来，身上坠着石头，扔进河里。浮上来的，就是说实话者。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身上坠着大石头，还绑住手脚，能浮上来才怪！

这事虽然荒唐，却折射出了大多数人的心态和逻辑，那就是，解决不了的以及解释不清的，全是神力作怪。而且，他们对此还坚信不疑。

“可有证人？”单县令问。

“有。”吴状师点头，“堂审之前，学生做足了功课，拿着范建的画影图形，到坊市那边去取证询问。当日，那范建被噩梦所魇，女鬼所迷，大半夜狂叫着从邸舍跑出，落湖而死，是很多人看到的。”

“这事，学生倒也听说过。”梅状师插嘴道，“但学生所闻却是，有男人披头散发而出，狂喊狂奔。当时又是黑夜，怎么保证那些人看到的，就是范建呢？”

“着啊！你怎么说？”单县令赞同地拍了下掌。

吴状师胸有成竹，“当时确实是黑夜，那人也确实披头散发，但他跑得跌跌撞撞，一路上撞倒了三四个人。那天还在年下，坊市那边多的是人来人往走亲戚的人，虽是夜晚，但光线却很明亮，一路上都挂着大灯笼，所以很多人都看清楚了他的脸，更不用说那些好心追在后面的人，也把他的身材看得清清楚楚。大人不信，尽可提证人来问。”

单县令一听，就把那几个早就候着的证人叫上堂，详细询问之下，证实了吴状师的说法。

吴状师得意扬扬，老徐氏也似乎缓过劲儿来了，轻蔑地瞄向范老太太。哪想到那老婆子半点没有心虚的样子，倒让她心里七上八下起来。



果然，梅状师似乎也没有被打击到，反而对单县令和吴状师都略施了一礼道：“大人，吴状师，真的可以确定那投湖之人就是范建吗？”

吴状师倨傲地道：“那是自然。这么多证人被盘问过，还能有假？只是……”他又转向了单县令，“这件事，徐氏夫人确实知情，因为夫君失踪，她不可能不找。想那范建，是在随徐氏夫人去范阳拜年时突然不见的，所以很自然就私下沿路寻找。但她怕范建被女鬼所迷这种事会带累了夫君和徐家的名声，于是有所隐瞒。求大人念在她一片爱夫之心，从轻处罚。”这种事知情不报也是有罪的，但大多罚银了事。徐家有钱，不在乎这一星半点。

“徐氏夫人的罪过真的只是隐瞒事实这一项吗？”梅状师打断了吴状师的慷慨陈词。

吴状师显然没料到会有这一句，怔了怔，怒道：“梅状师说的什么？这是公堂之上，若满口胡言，是要受刑罚的！”

“当着单大人的面，学生怎敢？”梅状师微笑着道。而他那淡定又笃定的模样，没来由地令吴状师心中打了个突，他快速回想了一下刚才自己的言辞，似乎没有漏洞啊。

“你查到了什么？”单县令比范阳县的张宏图更会操纵公堂上的秩序，适时问道。

“大人容禀。”梅状师态度谦恭地道，“吴状师前面所说，学生没有异议。但，范建为什么要投湖？真是被噩梦所魇，女鬼所迷吗？鬼神之说，固然有其道理，我大唐百姓，受圣人教化，也应敬鬼神而远之。但适逢年下，人间的大喜庆日，诸神辟易，鬼怪焉敢出没？何况吴状师刚才也说，当夜人来人往，阳气十足，还有无数灯火，照得坊市明亮。”

“说得好！”春茶蘼不禁低赞一声。这位梅状师，是她迄今为止见过的最有能耐的状师，招制对方软肋的手法相当犀利有效果。

果然，堂上堂下也一片哗然，显然大家之前都没有想到，现在就觉得梅状师说得极对。

吴状师脸色一变，未料到被人抓到了这么大的漏洞。然后，还没等他想出话来反驳，梅状师就接着道：“若非鬼怪所为，那就一定是人祸。想那范建，负有功名，身体健康，又入赘富贵之家，有何理由投水自尽？除非是遭人侮辱，一气之下所为。”

“他是失足落水，哪里是投湖？梅状师又不是范建本人，如何能断定当时他的心意？”吴状师也是个反应快的，立即反击道。

梅状师怔了怔，但很快就接话道：“我虽不知范建的心意，却可以推测。吴状师去调查坊市落水案时，不可谓不用心，可却忽略了一点，就是动机。学生刚才说了，不是鬼怪所为，而是人力所致。单大人、吴状师，还有看审的各位父老，你们